

隨念樓
筆

鍾叔河

著

钟叔河

著

随念楼 笔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念楼随笔 / 锺叔河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5594-1742-8

I. ①念… II. ①锺…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51398 号

书 名 念楼随笔

著 者 锺叔河
责 任 编 辑 卞盛洁 李 黎
出 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 版 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 版 社 网 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2.5
字 数 29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94-1742-8
定 价 49.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念楼说——代序

念便是廿，念楼便是我住的二十楼。桐乡叶瑜荪君为镌二字直额，堪称竹刻佳作，因恐损伤竹材，不敢用钉子钉，遂将其陈于客厅。另求雕塑家雷宜锌令手下人为模铸一件，固定在门上。

有友人见到这两枚题额，望文生义，问是不是为了纪念某个人，或者某件事情。答以不是，只是廿的换一种写法。

这本是真话。但转念一想，如果只是如此，何不径写廿楼或二十楼，岂不更为简明。那么自己心中原也以为“念”字比“廿”更为可取，更有意思一些吧。这也是真话。

到底念字有哪些意思更可取，自己本来也不很清楚，说不大出，于是便来翻字书，先翻《说文解字》，第十之下：

念，长思也。

而思字篆文上为囟（不是田），下为心。《说文》云：

囟，头会脑盖也，象形。

今人仍将婴儿头顶骨未合缝处称为囟门，正是“头会脑盖”。囟

字恰像四瓣头顶骨合成一个天灵盖，装着整个人的脑子，此即所谓象形。上为脑（囟），下为心，可见思是用脑用心的事。念为长思，更得长用脑，长用心了。

再翻《汉语大字典》，二二七四页念字的义项有八：

- 一、思念；怀念。
- 二、思考；考虑。
- 三、念头；想法。
- 四、怜悯；怜爱。
- 五、念；诵读。
- 六、同“廿”。
- 七、佛教用语，指记忆。
- 八、姓。

后四项系专用，此处不必说。前四项中二项和三项是智力活动，用的是脑子；一项和四项则属于感情，用的却是心。下面就分别从用心和用脑两个方面来找例子看看。

心里放不下，感情上念念不忘的例子，可以举出李清照的《凤凰台上忆吹箫》：

念武陵人远，
烟锁重楼。
惟有楼前流水，
应念我终日凝眸。

两个念字，一往情深，真是辗转缠绵，不能自己。但用情须有能

交流的对手，三生石上的缘分可遇不可求，两情相悦而才智又堪匹敌的，更邈矣乎难得。李清照这一片深情，怕只有赵明诚差能领受，张汝舟便不够格，等而下者“更隔蓬山一万重”，女词人就只好“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了。

用脑子想事情，想去想来终于千虑一失的，也可以举出一个有点特别的例子。《史记·淮阴侯列传》记齐人蒯通往说韩信，劝他脱离刘邦，避免兽尽狗烹的下场。韩信听了以后，对蒯通说道：

先生且休矣，吾将念之。

对于性命攸关的大事，智如韩信，岂有不念之理。一念就念了好几天，“后数日，蒯通复说”，而韩信念的结果，却是“不忍倍（背）汉，又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谢绝了蒯通。

韩信这一念之差，对刘邦来说，是天上掉馅饼，大大的好事；对于韩信自己，却完全错误，简直错到了底。

李氏之念，念之在心，用的是情。韩信之念，念之在脑，用的是智。李的情商和韩的智商，较我辈凡夫，高出岂止百倍。而实际的情况却是，李不幸佳偶中殂，再嫁又遇人不淑，感情生活乐少悲多；韩则被戮于钟室，还夷了三族，使得一千九百多年后的郑板桥犹为之痛哭高歌“未央宫里王孙惨”。可见智商和情商再高，念得再多，结果亦未必有益，甚至还会有害。马克思有言，“思考使人受难”。连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都这样讲，可见念之深思之切未必是什么好事，用“念”字来作楼名，真的还不一定十分妥当呢。

好在早已故去的爹妈给我的脑子并不灵，心思也不活泛。儿

时初学四则应用题，就蠢到了极点，居然去问父师：谁会把两只脚的鸡往四只脚的兔子笼里赶，再不怕麻烦去数多少头多少脚，这样的题目何必做？事实上我也确实很少做对过，气得老父亲翘起胡子大骂“下愚不移”。一不移就不移到了现在，自己也年逾古稀，本就不灵敏的脑子和心思更加懒得用，料想总不至于再惹什么麻烦了吧。“念楼”二字既已刻上铸上，也就不想再改了。

【后记】 上面这篇《念楼说》，作于入住念楼不久后的二千零二年。《念楼随笔》的一百多篇文章，选自从《书前书后》到《人之患》十三部文集，除《书前书后》外的十二部，都成书于念楼。于是，我便将说念楼的《念楼说》，作为《念楼随笔》的代序了。

从十三部文集中选出的这一百多篇文章，都是随笔之作，都以随笔的体裁在报刊上发表过。有几篇也曾被当成序文印在书前，并被收入序跋集，但这并不妨碍其为随笔，我以为。

二千零一十八年三月十九日于念楼，钟叔河。

目 录

念楼说——代序 001

《书前书后》选六篇

曾国藩教子 001
铁算盘及其他 006
地理学家的观察 010
清朝人看外国戏 014
赛金花在柏林 017
末世官僚地主魂 021

《百家文库·锺叔河卷》选九篇

留鸟的世界 024
谈美文 027
豫陕川行感慨深 030
黄鸭叫 033
卖书人和读书人 037

我家的摆设.....	039
湖南官话.....	042
油印的回忆.....	045
血门的风俗.....	048

《念楼集》选十四篇

旧时花价.....	051
协操坪.....	054
吃油饼.....	062
蝙蝠的不幸.....	065
内丹还是普洱茶.....	070
民意和士气.....	079
汉口竹枝词.....	085
道光年间的汉口.....	090
验方新编.....	094
西青散记.....	099
上供和还愿.....	104
暮色中的起飞.....	107
忆妓与忆民.....	111
改文字.....	114

《偶然集》选九篇

因何读书.....	116
说自己的话.....	118

我的第一位老师.....	120
偶然.....	124
做挽联.....	127
千年谁与再招魂.....	133
西关古仔.....	136
李鸿章的诗.....	140
狗咬人.....	147

《天窗》选七篇

太行山的笑话.....	149
买旧书.....	153
望过年.....	157
润泉纪念.....	160
天窗.....	170
古人写书房.....	173
时务学堂何处寻.....	176

《青灯集》选十一篇

依然有味是青灯.....	180
蓑衣饼.....	184
童心和童趣.....	187
平江和平江人.....	190
神鼎山.....	194
谈书话.....	199

- 今夜谁家月最明..... 202
《艽野尘梦》..... 205
谈毛笔..... 209
洗马..... 212
梨花与海棠..... 214

《笼中鸟集》选十五篇

- 笼中鸟..... 217
溃堤以后..... 219
陈后主和晋惠帝..... 223
文人之苛..... 227
学与商..... 231
人之将死..... 234
囊萤映雪..... 236
角先生及其他..... 239
盛世修史..... 245
清朝的官俸..... 248
说倒提..... 251
奉正朔..... 254
天威莫测..... 257
恬笔伦纸..... 261
古长沙片鳞..... 264

《念楼序跋》选三篇

- 《知堂书话》序..... 268
理雅各译《四书》..... 271
读杨振宁《曙光集》..... 274

《小西门集》选十五篇

- 给周作人写信..... 277
沿着岷江走..... 281
游离堆..... 287
看成都..... 295
谈虎三则..... 305
小西门..... 311
学《诗》的经过..... 314
老社长..... 319
酒店关门我就走..... 328
吃笋..... 331
长沙的春卷..... 333
我和李普..... 336
悼亡妻..... 340
【附】老头挪书房（朱纯遗作）..... 343
猪的肥肉..... 345
书的未来..... 348

《与之言集》选二篇

- 送别张中行先生..... 351
钱锺书和我的书..... 354

《念楼小抄》选五篇

- 也谈《四库全书》..... 357
最早的照相..... 360
自来水之初..... 362
汉字与中国文化..... 364
为武侠小说说话..... 367

《左右左》选三篇

- 我爱我乡..... 369
父亲的泪眼..... 371
罗章龙书自作诗..... 373

《人之患》选三篇

- 记得匡互生..... 375
我的笔名..... 379
当官不容易..... 382

曾国藩教子*

在戏台上，“衙内”是不受欢迎的脚色。在口头上，“大少爷”是低能纨绔的别名。可敬的鲁迅先生，也讲过几句颇为不敬的话，大意是说，一个人的学问能力跟花柳病不同，并不能经由性交传给对方和子女。事实也确乎如此，红卫兵哥们虽有“龙生龙，凤生凤”的格言，威风和神龙生出来的却未必是小龙和雏凤。尧帝爷天生圣明，丹朱却有名地不肖。李白诗篇万古传，他给儿女取的名字也颇有诗意，却谁也不曾见过明月奴诗集或玻璃诗钞。“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谪仙之才，二世而亡，岂不哀哉！

“可怜天下父母心。”普天之下的父母，除了埋儿的郭巨、杀女的王玉辉（借用吴敬梓创作的典故），大约无不愿子女能成龙变凤，或乘龙跨凤，至少也得攀龙附凤；而少爷小姐们却往往不争气，甚至甘居下游，蜕化成了夜游的恶鸟和懒蛇。老爷太太花钱费力，结果却只造就出一辈又一辈的高衙内和孔二小姐，徒然给后世戏台和当代街谈巷议提供笑骂之资，谓之可怜，其谁曰不宜呢？

* 以下六篇选自《书前书后》。本篇即《〈曾国藩教子书〉编者序》。

我是喜欢读史的，这里所说，当然只限于史书上的记载。可是，在清朝咸丰、同治时期的达官贵人中，至少也有一个例外。此人在教育子女方面，可以说是获得了完全的成功（当然是以他自己的标准来衡量）。这个人就是敝同乡曾国藩。

曾国藩权绾四省，位列三公，拜相封侯，谥称“文正”，他的儿子，可算是正牌高干子弟了。然而，曾纪泽和曾纪鸿都没有变成纨绔子弟。曾纪泽诗文书画俱佳，又以自学通英文，成为清季著名外交家；曾纪鸿不幸早死，研究古算学也已取得相当成就。不仅儿子个个成材，曾家的孙辈还出了曾广钧这样的诗人，曾孙辈又出了曾昭抡这样的学者，这是什么缘故呢？

原因就在于曾国藩教子有方，“爱之以其道”；而且他的教子之方，还多多少少传了下来，影响及于更久和更广。

曾国藩的教子之方，集中体现在他从咸丰二年到同治十年（即公元一八五二年至一八七一年）二十年间写给两个儿子的书信里。其成功的经验，主要有三：

一、对于子孙，只求其读书明理，不求其做官发财，也不求其勉强成名成家。他说：“凡人皆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又说自己志在读书著述，不克成就，每自愧悔，“泽儿若能成吾之志，将四书五经及余所好之八种，一一熟读而深思之，略作札记，以志所得，以著所疑，则余欢欣快慰，夜得甘寝，此外别无所求矣。”他反复叮咛：“银钱田产，最易长骄气逸气，我家中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尔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尔等长大之后，切不可涉历兵间，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尤易于贻万世口实。……尔曹惟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作官。……吾当军事极危，辄将此二事叮嘱一遍，此外亦别无遗训之语。”同治五年，纪泽已二十七岁，

诗文早已清通，湘乡县修县志举充纂修，国藩也不允许，谕之曰：“余不能文而微有文名，深以为耻；尔文更浅而亦获虚名，尤不可也。”

二、绝不为子女谋求任何特殊化。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五日谕纪泽：“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舆马仆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见乡人则嗤其朴陋，见雇工则颐指气使，此即日习于傲矣。……京师子弟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尔与诸弟其戒之。”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谕纪鸿：“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家住乡间，他强调“切不可有官家风味，……莫作代代做官之想，须作代代做士民之想。门外挂匾，不可写‘侯府’‘相府’字样，天下多难，此等均未必可靠”。同治三年七月，纪鸿赴长沙考试，国藩特别写信告诫：“尔在外以谦谨二字为主。世家子弟，门第过盛，万目所属。……场前不可与州县往来，不可送条子。”他对女儿也同样严格，咸丰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信云：“衣服不宜多制，尤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同治二年八月初四日信云：“余每见嫁女贪恋娘家富贵而忘其翁姑者，其后必无好处。余家诸女，当教之孝顺翁姑，敬事丈夫，慎无重母家而轻夫家。”

三、对子女要求极其严格，却不一味督责，而是视身教重于言教，根据自己亲身体会，出之以讨论研究的态度，所以指导切实中肯，收效也就十分显著。此类例子，触目皆是，不胜枚举，但选钞其咸丰八年二十日谕纪泽一信就足够了：

……余生平有三耻：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涘，独天文

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认识，一耻也；每作一事，治一业，辄有始无终，二耻也；少时作字，不能临摹一家之体，遂致屡变而无所成，迟钝而不适于用，近岁在军，因作字太钝，废阁殊多，三耻也。

尔若为克家之子，当思雪此三耻。推步算学纵难通晓，恒星五纬观认尚易。家中言天文之书，有十七史中各天文志，及《五礼通考》中《观象授时》一种。每夜认明恒星二三座，不过数月可毕识矣。凡作一事，无论大小难易，皆宜有始有终。作字时先求圆匀，次求敏捷，若一日能作楷书一万，少或七八千，愈多愈熟，则手腕毫不费力，将来以之为学则手钞群书，以之从政则案无留牍，无穷受用，皆从写字之匀而且捷生出。三者皆足以弥吾之缺憾矣。

今年初次下场，或中或不中，无甚关系。榜后即当看《诗经注疏》，以后穷经读史，二者迭进。国朝大儒，如顾阎江戴段王数先生之书，不可不熟读而深思之。光阴难得，一刻千金！

以后写安禀来营，不妨将胸中所见、简编所得驰骋议论，俾余得以考察尔之进步。……

百年以来，对曾国藩的评价，从“勋高柱石”的“古今完人”到“汉奸刽子手”，隔若天渊，判如冰炭。这些评价，从不同的时代要求和不同的政治利益出发，各有各的理由；但无论是谁，都不能不承认曾氏个人的学问和能力。毛泽东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致黎锦熙信中，亦极力推崇曾国藩云：

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